

“刀锋战士”

■王雁翔

军营纪事

—

听到黄营长呼叫，海军某旅39岁的二级军士长张世威，从一辆刚登岸的两栖装甲战车里钻出来。他浑身透湿，汗水雨滴般顺着脸颊滑落。

伏天驻训场，沙滩烫脚，战车内温度达40摄氏度。在里边时间一长，人有时会虚脱，出现眩晕、呕吐。战友们完成一组训练，可在岸上小憩一会儿。张世威是教练员，这边下，那边上，一上午忙得不停歇。

“世威体能好。”黄营长说，“即使35摄氏度高温天气，他每天的5公里或10公里跑步都雷打不动。”

张世威微笑着说：“必须的，这点考验都扛不住，咋上战场。”

那年，也是这样一个炎夏，海上风急浪高，忽然一个大浪盖过战车前滑板，车头埋进海水往下扎，驾驶员踩着油门没有意识到危险。在战车炮手位置带训的张世威大喊一声：“停车！立即停车！”

十几秒后，车头慢慢浮出海面。黄营长说：“若不是他那一声喊，战车可能瞬间就会扎进海底，后果不敢想。”

2004年冬天从商丘入伍的张世威，国字脸，浓眉，细眼，眼神坚定镇静，留着寸发，两鬓斑白，是全营兵龄最长的兵。当然，他刀锋般闪亮的名气并非仅来自兵龄。

二

在新兵连时，张世威几乎所有训练科目成绩都位居榜首，唯独5公里武装越野不如一名入伍前练过长跑的战友。下连后，两人分在同一个连队，他一心想成为领跑者。

等到学习了8个月坦克射击专业归来，他不光专业素质顶呱呱，而且不声不响成为全连5公里武装越野跑得最快的人。

“学专业期间，我每天跑一趟5公里。”他抹着脸上的汗水，“爷爷奶奶和父亲都是党员，受他们影响，我做事也想站排头，干到最好。”

我们坐在几棵马尾松下，日头似在天空燃烧，闷热得让人心焦。他眨了眨眼，说：“2007年一转为士官，我就买了

手机，一直到现在，除了打电话、发信息、跟家人视频，不会玩别的。”

这句突兀如喃喃自语的话，让我一愣。

“那你闲时都喜欢干什么？”

“读书，《资治通鉴》《史记》《论语》《左传》《孙子兵法》……我把《中国共产党简史》读了6遍，还看了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。”他转动着手上的坦克工作帽说。

“我觉得带兵人应该懂点心理学。”他像忽然变了一个人，锐利的目光注视着我，眼神里有一种笃定与自信。

“他带兵跟别人不一样。”黄营长似乎捕捉到了我眼神里的惊讶与不解。

张世威接过话茬说：“管理不是管人，是用自己的言行影响人、引领人。言传身教，不能光提要求、讲道理，有些事情身教比言传更有力量，得冲在前面手把手带着干。行动就是标准、榜样。”多年前，班里一名叫刘彻的战士要调走。那天，张世威正带其他战士忙着整治连队器械场。刘彻拿着一支巧克力雪糕跑来找他：“班长，你一定要把这个雪糕吃了。”

分别的话，前一天已经聊过。他送给刘彻一支钢笔、一本没舍得用的硬壳笔记本，希望他像自己一样，有空时多读些书，把阅读感悟写在那个精美的本子上。

他说：“你放在那里，我忙完了吃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刘彻又回来了，看到雪糕仍在小凳上，说：“班长，你还没吃啊！”

他跑过去一看，雪糕已融化。

“不能吃了。”刘彻显得有些失落。

张世威笑呵呵地说：“没事，我舔着吃也一样。”

刘彻不听劝，又去买了一支回来，一直看着他吃完才背着背囊离去。

“他看着我吃了，脸上是一种释然与开心，那不仅是一支雪糕。”张世威望着不远处苍茫的大海，陷入了沉默。

半晌，他转脸看着我：“带着战友们快乐里成长，再辛苦，付出再多，我都觉得值。”我心想，他应该从那支雪糕更加懂得了美好与感动，也坚定了他的带兵方法。所以，10多年过去，他依然把这件小事铭记在心。

三

在营里，张世威率先通过坦克射击专业特级考核，并自学了驾驶和通信专业。

“有一次，我们研究战车全速行进

时火炮能不能射击，车组3名战友都不晓得行不行。”他站起来，似回到了曾经的争论场景，“我当时想，若能多专业融合，驾驶员懂射击，会知道什么车速最稳、最利于射击。每个人三大专业都精通，懂得彼此配合协同，作战行动会更默契。即使战场上有人受伤或牺牲，只剩一个人，仍能坚持战斗。”

挑战与梦想很快迎面而来。那年，他所在单位列装某型两栖装甲突击车。

面对全新装备，一切从零开始。他依旧站排头。他知道军人只能向前，不管面对怎样的沟坎，都得越过。

一次，训练场上，营长问了一个不常见的技术问题。现场只有张世威说出答案，并指出在装备说明书中的哪一页。

又是一片诧异——厚厚的说明书他竟烂熟于心。

“钻研精通后，会觉得很简单，但当时刚接触新装备，许多东西无从下手，真的很难。”说这话时，他的语速慢下来，像陷入了曾经的艰辛与忘我。

别人校炮，打4发弹，取弹着点平均值。他打2发，看弹着点上下左右偏差及跳角因素，然后，大手一挥：“妥了。”

“4发弹平均值不比2发的准？”我问。

“节省弹药和时间。”他又转脸盯着我，那份坚定和自信，像一股热浪扑向我，“这是我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方法，更快更准。”

调整改革后，新大纲规定每个战斗员，坦克三大专业都要精通，达到一定等级，才能报考自己战位的专业特级。

他兴奋、欢喜，期盼终于变成了现实。但新装备新变化，意味着许多障碍要跨越，更多难题需要攻克，知难而进不能仅靠勇气，还得有智识和信心。

几年后，装甲战车三大专业，他不仅率先考过了射击特级，驾驶一级和通信二级，还取得了射击高级技师和驾驶技师资格证。

黄营长说：“他不光能开、能打、能通，还能修，战车上电器、火控系统一般的故障他都能做到手到病除。”

“离实战要求还有很大差距，我得尽快把装甲底盘维修这个短板补上，还要考驾驶和通信特级。”张世威呵呵笑着，眸子里闪着自信与倔强。

四

新装备列装不到一年，首次进行海上浮渡射击，而且是用新弹种。海浪起伏，强烈晃动使瞄准难度加

大。首发弹出膛后，炮手须在晃动中手动操作操纵台，瞄准目标，其难度可想而知。

然而，首次打新弹种，第一个担任试射手的张世威，就打出了4发4中“满堂彩”。

一场实战化演练，即将进入实弹射击环节时，一辆战车火控系统突发故障。

旅里修理技师来了，忙了一天查不出原因。

装备厂家的师傅也赶来了，张世威跟着折腾了两天，依然未果。临走，装备厂家的师傅一脸无奈：“没办法，只能送回厂里大修。”

师傅走了，张世威心如针扎，一遍遍追问自己：我是新装备组训带头人，有问题解决不了，我存在的意义在哪里？

“当时火控系统部件都快换完了，”他蹙着眉头回忆，“我一个人在车里坐了很久。第二天就要打实弹，少一辆战车，就不是齐装满员。我又接着排查。凌晨4点多，我从几百根线头里发现一根红细线烧坏了。修好后，我的泪水夺眶而出。当时心里那种滋味很难用语言表达。我就是从那之后开始钻研维修的。”

“刀锋战士”比武，是全旅官兵公认最艰难、最漫长的比武，数十个实战化课目贯穿全年，一季度一考，全程不断有人被淘汰。

“每年年初两三百人报名，拼到年底第四轮考核，上赛场的人数往往不到20人。”

赛场的艰难与激烈，可想而知，他却连续拼了3年。

前两次，他拼到第四轮，都因任务到来而未能完成比武。

第三年，他再上赛场，以全旅第三名的成绩登上了“刀锋战士”奖台。

“我就是想通过全程比拼，实打实地检验一下自己的作战本领。”正聊着，那边战车轰鸣声响起，他起身戴上坦克工作帽，“对不起，我得上车了。”

望着他的背影，一股热流在我心里翻滚。来驻训地之前，我听说这位7次荣立三等功，多次参加重要演训任务的老兵获得过不少荣誉。我知道，那些像花朵、像星星一样耀眼的荣誉，每一项后面都有蓬勃的故事。那是一名军人青春、激情、智识、力量、梦想、担当的注脚。

大海在烈日下凶猛地涌动着浪花。几只白色海鸥展开翅膀，在辽阔的海面上，迎着风浪向苍茫处翱翔。它们是搏击风浪的勇者。

记忆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从学校报名参军，渴望奔赴边防保家卫国，却意外被分配到原第二炮兵部队。自此，我的人生轨迹与导弹深深绑定，开启了与“东风”共舞的军旅征程。

从深山到戈壁，从城镇到边陲，都留下我青春的足印。记忆最深的，是那年春节前夕执行某新型导弹发射任务。我们从南向北奔袭数千公里，导弹车上的积雪未及清扫便接令“开箱即打”，最终打出“满堂彩”。

“以我无名，助国威名”——这是官兵写在荒原上的无声誓言。与导弹相伴的岁月里，没有鲜花掌声，只有戈壁的烈日与寒霜。官兵用热血为墨、生命为笔，在寂静的戈壁深处，于雷霆炸响的瞬间，书写国之重器的史诗。

多年后，在金银滩草原与“原子弹”的一次偶遇，升华了我的感情认知，也点燃了我30余年坚持不懈破译中国研发“争气弹”精神密码的追求。

1992年9月1日，作为一名实习记者，我领受了“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”纪念碑奠基仪式的采访任务。在金银滩草原，我第一次看到拟刻在碑上的文字：“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这里诞生，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这里研制成功。1964年10月16日，中国首次核试验爆炸成功，它向全世界宣告：站起来的中华民族终于有了自己的原子弹，为打破核垄断、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……”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，在国家命运攸关的时刻，“争气弹”不仅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，更重要的是铸就了中国的和平盾牌。

迎着草原长风，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宛若巨人挺起脊梁，巍然矗立。随后1个多月，我深入实验室、车间，与厂长、技术部领导、工程师等数十位亲历者促膝长谈。那些“干惊天动地事、做隐姓埋名人”的故事，有的令人热血沸腾，有的催人泪下，成为永恒的记忆。

后来，我撰写的《西部，从这里走向辉煌》纪实文学，发表于1994年3月5日

“延河”畔的守山兵

■王敏哲 张四海

人在军旅

“南山深处是茂密的林，延河畔上有守山的兵……”

一级上士张云雷从林中坑道口钻出，仔细记录着巡查情况。写好记录，他收起本子哼唱起自编的小调。

“班长，这条河怎么也叫延河？”上等兵朱帆紧跟着班长张云雷从坑道洞口钻出来。南山深处，山谷间的风吹过，草叶沙沙作响。张云雷解释说：连队依山而建，驻守的坑道藏在山中，巡线执勤要沿着河流走向山林深处，于是官兵称这条河为“沿河”，久而久之就传为“延河”。

“你什么时候能单独执行巡线任务？”张云雷收拾着检修装备，嘴上也不闲着，“我当兵第三年就不用班长带了，哪根线路出问题，打眼一瞧就清楚。”

朱帆打心底里佩服班长。坑道内外通信线缆交错，深山交通不便，自己连线路点位都记不全，更别说排查故障了。可班长不一样，他在山里守了10多年，进山巡线甚至可以不用地图。

有一年大雪封山，风雪摧断的树枝砸坏了坑道外的一段光缆。朱帆头一回跟着班长去抢修。两人背着装备一头扎进风雪。积雪过膝，他们艰难跋涉，刺骨的寒风卷着雪片直往脸上扑。这不是张云雷第一次在风雪天处置这类故障了。经年累月的经验，让他对故障发生区域判断得八九不离十。

张云雷很快找到了故障点位。两人合力移开树枝，铲走积雪，刨开冻土冰碴，果然看到损坏的光缆。张云雷脱下手套，剥缆、穿纤、熔接、封装，动作一气呵成。朱帆在班长身旁，冻得发红的手一刻不停，递工具、传仪器。直到测通仪器亮起稳定的绿灯，确认信号恢复，张云雷才长舒一口气。他戴上手套，拍了拍落在朱帆肩头的雪。

朱帆自来到连队就跟着张云雷，不是钻坑道就是进深山。通信电源维护、光缆熔接……班长的手艺，他估摸自己至少学了个七八成。可朱帆心里明白，他和班长之间还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坎儿。

那年，南山遭遇罕见强降雨，延河水位猛涨。张云雷带着朱帆一连几天蹑水进山巡线，迷彩服就没干过。

“班长醒醒，机房来电话了！”这天深夜，连长接到值班室紧急报告：坑道传输机房检测到故障点。抢通预案虽已启动，但主通信线路不能长时间中断。了解情况后，连长和张云雷当即决定连夜排障抢修：“事不宜迟，立刻

金银滩情缘

■陈永华

的《青海日报》，随即被全国多家新闻媒体转载。1995年5月15日，新华社发布“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已全面退役”的消息。人们的目光再次聚焦这个创造奇迹的神秘之地——金银滩草原。

沧桑往事，悠悠岁月。在金银滩孕育诞生的原子弹，连同罗布泊那声东方巨响，见证了大漠忠魂撼天动地的豪情。如果说黄河记录着民族的血脉，长城铭刻着文明的印记，那么金银滩草原则镌刻着共和国核事业的辉煌。

“热爱祖国、无私奉献，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，大力协同、勇于登攀”的“两弹一星”精神，深深震撼着我。在之后的岁月里，我始终心系金银滩，痴迷追寻那些奋斗者的故事，用文字记录这段艰苦而光荣的岁月。

而今，金银滩恢复了桃源般的景致。回望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，我们致敬的不仅有惊天动地的东方巨响，更有为国铸盾的先辈那股不服输、不信邪，自力更生、自强不息的精神风骨。

收拾装备出发。”

“班长，我跟你去！”看着爬起身的朱帆，张云雷稍一迟疑，点头道：“也好，我去收拾装备，你去准备雨衣和工具。”

两人一头扎进雨幕。根据机房通报，故障点已初步确定，判断为雨水冲下的泥石流冲毁光缆所致。他们沿河一路向山里寻去。朱帆抹了一把脸，喊道：“班长，是不是我们上次去过的那个点位？那里坡比较陡，光缆埋得不是很深。”

“对，应该就是那里。”张云雷应道，“上游河道窄，故障多发。”果不其然，他们赶到点位，发现那里发生了山体滑坡，光缆被乱石砸断，一大截暴露在外。张云雷二话不说，脚踩进泥泞里就上手挖掘。朱帆咬住手电筒，一边照亮一边和索摊开工具。两人配合无间，迅速清出作业面。张云雷接过工具，朱帆一手打光，一手竭力撑稳雨伞。

“班长，雨太大不好操作，反正有备用线路顶着……等天亮再来？”朱帆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况，心里不免打鼓。

“不行，这是传输机房的主要线路，拖不得。”张云雷手上不停，语气斩钉截铁，“万一备用线路也出问题，片区的通信就会中断。咱们守在山里，就是要抢时间。”

听着班长的话，朱帆攥紧了伞柄，再也没说一句退缩的话。张云雷操作起来更加心无旁骛，他一只手臂紧紧固定住线缆，另一只手紧捏剥线钳。山间冷风卷着雨不时往伞下钻，朱帆便刻意压低伞沿，胳膊酸到发麻也不敢挪动分毫。他明白，自己和班长是在和时间赛跑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张云雷放下工具，俯身捏起接好的光纤，稳稳送入熔接机。熔接完成，他又立刻拿出测通仪器检查。“嘀、嘀——”屏幕亮起稳定的绿光。张云雷紧绷的神情骤然放松，长舒一口气。朱帆见状也收起伞，揉着酸麻的胳膊，目光落在班长那双仍在微颤的手上。两人默契地收起熔接机、剥线钳、备用光缆。

雨渐渐停了。朱帆看着走在前面的班长，他感觉那背影显得格外高大。那一刻，朱帆领悟到，相较于手艺的精进，班长身上的担当精神、对岗位职责的坚守和扎根大山的乐观，是他更需要学习的。

沿着河流走出山林，晨曦的微光勾勒出连队营区的轮廓。朱帆学着班长的调子，轻轻哼唱起那首歌：“南山深处是茂密的林，延河畔上有守山的兵……”歌声虽轻，却带着前所未有的坚定。他仿佛看见，自己正沿着班长的足迹，一步步去肩负起同样的责任与荣光。



儿童团员(雕塑,中国国家博物馆藏)

张松鹤、陈淑光作



长征

第 6759 期

